

筆記小說大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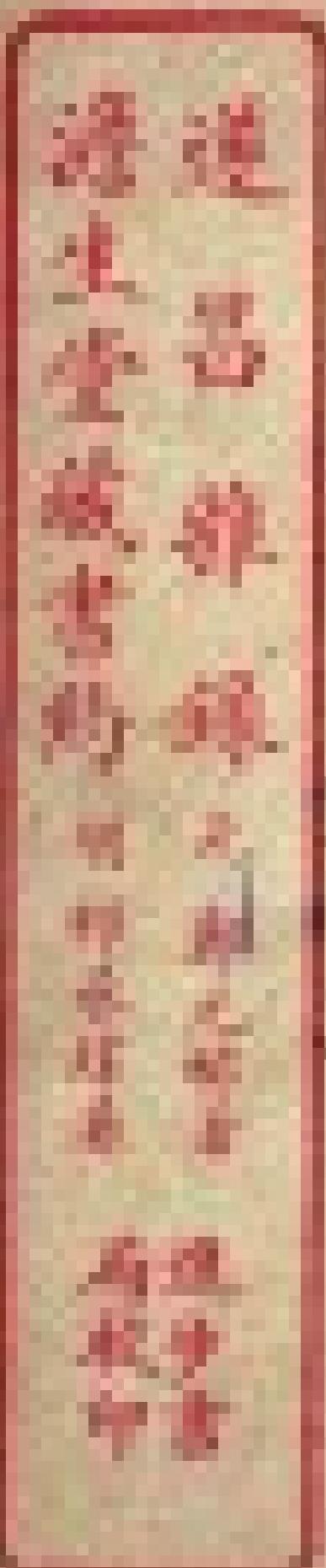
遂昌雜錄

元鄭元祐著

進步書局校印

澹生堂藏書約

明祁承燾著



元
鄭
元
祐
著

遂
昌
雜
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遂昌雜錄提要

元鄭元祐撰父希遠徙錢塘元祐於至正間除平江路儒學教授遂流寓平江是錄仍顧曰遂昌示不忘本也書中多載元之名臣高士而宋之軼聞亦詳述靡遺蓋元祐生於元之中葉上猶及見宋之遺老耳至稱南宋和議由高宗不由秦檜可謂卓識不僅逢遭亂世多憂時感事之言也

遂昌雜錄

元鄭元祐明德著

高昌廉公諱希真字端甫。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
章公諱希憲像。面白晳如滿月。冠巾圍領。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
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襆襆
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綱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某等兄弟請
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
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貴。背其國
以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於
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識有若此哉。

宛丘公嘗言。為吏吳下時。吳守則趙公諱全也。吳方內附。頑民時時陸梁。其獵甚。故
犯法者擒至加捶掠。候必叱令痛捶楚之。雖死不貸。若夫里正主首以徭役受捶者。
候必瞑目嗟嘆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杭州。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
時浙江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榮可知。而侯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

如初項以示衆。久之不勝大臣之折辱也。竟卒於柄。時人擬以趙廣漢。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謫軍令狀。使無洩。后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往南高峰頂為贍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吏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通觀。時浙西按察司治吳下。按察使閻公子靜。雷公苦齋。胡公紫山。徐公子方等。皆與鄧相過從。一日質諸鄧。宋士大夫較之今日其所守何如。鄧固辭不敢答。諸公苦強之。鄧曰。此事不難見。宋養士大夫厚。其廉隅可以守。較之今則相去遠矣。鄧高士歿後五十年。西臺中丞曹公士開訪祐於吳下。元篤屋湫隘。時方暑。中丞攜小榦酒以相餉。遂往會通觀。觀道士吳溪。西都跋一足。能學其師彈烏夜啼曲。鼓琴未竟。而郭公子昭。曹公克明。亦皆有所攜而來。吳遂出三四巨軸。皆向時按察諸公與其師倡和詩也。其間一卷。則閻公子靖詩。詩小序有謂昨日一謳者新到城。當攜爛煮牛脾。與謳者同往。與尊師飲酒聽歌。玉葉花下。中丞歎息謂曹郭二公曰。今日憲司官敢若是乎。於以見國初文網雖甚疎。而上下樂易不難治。今日無相反。而治道益不如昔可勝嘆哉。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為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為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領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顧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其父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跪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為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不樂。召中書省臣以為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為物所壓。日重一日。而仁廟所以貴之。詞臣代言以降制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謙寫於其家。比使臣至。其父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即卧內宣恩。其父昔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視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爾。然二人皆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為戒也夫。

師其姓者。杭人家居拱北樓之西。其家營利非一端。而打銀其一也。暗門外慧光庵尼無著者。張循王九世女孫也。以陋故不嫁。而挾嫁貲。故優裕。師一日訪無著。延師

於飯飯竟出一銀香合。重二十兩。塵土蒙塗如漆黑。無著誨師令其打一二十哲。那壞師持合至家。剪開乃赤金也。復裹合扣無著。以香合金合也。銀合耶。無著笑曰。銀合耳。師以前開合示之。始知其為赤金。若師者營利者也。設心若此。謂之無好人可乎。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為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為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無汚他人手。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謾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譯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

尤公久於江南探謀。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即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獻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尚不知為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寧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為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即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抑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士。常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瞢瞢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游乎。是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與之。公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杭西北羊角埂。埂上全真小庵。士人羅蓬頭者。非痴非狂。冬衣惟一衲。居庵一室。

中無坐卧具。惟晝夜蹲地上。穢垢殊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張其姓者。故宋王表司宋亡。依道館。嘗舒手向羅問吉凶。羅書狗災二字。張問應在幾時。書百日內。張持齋誦道經。日禱於神明。冀免難。一日見牝牡狗以茗掃擊之。竟為狗所傷而死。閩人馬都錄者。號靜齋。以道法際遇度宗。賈平章以海味進。謝后令噉之。泄瀉不止。馬進符水飲之。而愈。后召馬賜與之。馬駭懾。因謝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佛。佛繼令他人進飲食。不可造次供御。言出口。而賈顧已知之。甫出禁門。即下臨安府獄。面刺雙旗。押付鄆都寨。日具存亡。時以江上事危。出師有日。以故寨兵寬之。得不死。復於寨村落間禱雨。有驗。未幾。宋亡。崔中丞奉旨訪好人。薦馬於世皇。道法復有驗。宣授浙西都道錄。提點西太乙宮。恩賞殊優渥。一日大雪。訪羅於全真庵。問未來休徵。羅書賀字。復書正字。近之。但曰。問知堂。知堂者率意曲解。既而明年正月。宣州賀雷巖。費璽。書宣命。截替馬前職。云。雪晴道凍。鹽運司一卒。張某。問羅未來事。筆硯皆凍。不可書。卒怒。捽蓬頭。知堂勸止之。烘筆硯為書。十二錢。卒大哭。以為我此行勾四場鹽官。所望數百緡。而僅書。若此已而卒出門。道狹冰凍。一蒼頭擔酒四缶來。卒撞之。酒墜地。蒼頭者持卒哭。曰。我方十二錢買酒來。須償我。乃得去。卒償鈔竟。入門謝羅曰。吾仙信有先見哉。凡

逐利市人問休咎其人將博意必書其手曰鈔好。仍乞鈔買酒肉啗已並衆人。否則搖手終不為一書。後將死大笑拍手歌唱立地卒羅蓋仙者惜其事遺落故所聞止此。宋僧溫日觀居萬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葡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葡萄多假其真者枝葉鬚根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忿詈曰。掘墳賊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袖瓜啗其大龜抱軒前走離叟或歌或笑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為進潔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羅叟即伯機家所種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為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記憶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祲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鈔雖小惠然無甚貧者亦此之由。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萬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

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梃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為具賞犒。數勇士陞轎離地五六尺。前樹皂纛。列箭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與。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曠。字霖山。當時楊總統發掘諸陵寢者。林故為杭弓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廟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如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哽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嶺山弓鐵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七首尤悽然。則忘之。墓後林於宋常朝殿前。孤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雲。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

不見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齊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

宛丘公護其先府君櫬歸葬時。一舟載靈櫬。宛丘公守櫬舟中。一舟載家累。子期與其母夫人在焉。舟過金山。舟人以便風大繩維。兩舟並行。子期將過。宛丘公船失腳落江水。公震慄。重賞令救。比却帆停舟。須良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水面者。終不沒。今登政府。宣偶然云。

義興岳君仲遠。家唐門。其上世本田家。至仲遠所生父與其肆皆送京學上舍家貲產。非過厚。而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歸家焉。故南北士大夫無不至其家者。南士若年誠甫。蔣泰軒。蔣竹軒。姚子敬。羅壺秋。其顯者若趙文敏公。至與之婚姻。當世貴官如高房山。廉端甫。國公李急齋學士。其從兄李信菴。處士鮮于伯機。經歷仲遠。皆傾心與之交。然自至治已後。郡縣狼牧羊。家事日不如日。後為漢陽縣尹。坐掠死。非幸。遭降黜。讐讐而沒。仲遠昆季凡十三人。皆陵替不振。回首未二十年。宜興諸富家。亦相次淪落。是皆廢興雖有命。然為官司所脅制。雖積銅為山。尚不給。况齊民乎。

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汲。仲石塘人也。最知名。誠仲子無咎。已歿。穆仲子

孔章今為吳郡經師汲佛子千里家建昌石塘先生以崔中丞薦世祖顧問所答不稱旨出為楊州路儒學教授。師道甚嚴。繼除建昌教權錄事司。程雪樓學士家遺漏。先生捕其子坐罪不貸。由是人憚之。後除台州臨海簿。愛縣民如子。上司誅求。身當之。素客於杭。居貧甚。以古文倡。人求記碣序贊。稍不順理。雖百金不作也。後以宦人喪居喪如禮。然所居湫隘甚。遷居青蓮寺。講道寺中。性矯亢。當時斯文顯者。鄧巴西廉使。故毀辱之。由是益下遷。後為鹽場司丞。就養建昌。浙省以是年秋試。屈先生為試官。後來青蓮寺。歿守中殿。時當嚴冬。尚未挾纊。是日元祐往候之。項可立賁三建湯飲之。猶力疾答楊州盛叔齋語次。又訓飭學者以自樹立。氣益索。扶之上卧榻。即跏趺坐逝。比殮顏貌如生時。殮後天台周本心時為浙江省掾。率直徒私謚修道先生。發引還建昌。省憲官皆執繩以送。今三十年矣。先輩淪落如先生。抗直不撓。以斯文自信者。絕無之。穆仲先生純德古君子。經學尤粹深。有三書辨尚書或問行於世。今中奉大夫浙東元帥白塋泰不華君。由越守召入為祕書郎。未幾母夫人歿於越。白塋君還越。待喪戒珠寺。朝夕臨屏。葷血不脫經帶。家人欲一見其面。不可得也。既畢葬服闋。乃始復初。近世禮俗壞。如君者蓋甚寡。今以海冠逋誅。留斗城未返。令人念。

之不忘

杭人王溪月。諱壽衍。字眉叟。少年為道士。便際遇晉知其所交皆公卿大夫。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開元宮。江浙省都事劉君。諱致字時中。海內名士也。晚年尤清勁。既卒。貧無以葬。王真人者。躬至其家。弔哭甚哀。周其遺孤。舉其喪。葬之德清縣某鄉之原。與其壽穴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異教中若溪月者。蓋可尚歟。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大光歿。而子瑛。驗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殷剝也。資力遂耗滅。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別無作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峰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嘗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位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為祠其祖禰。遇諱日。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並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朋友坐間。見語言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為異。其上世本業儒者也。而先生於佛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疎花間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所以輸寫憤

憲云吳人好事者為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為顏氏在殷為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謝臯文先生諱翹自號晞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文知名。

鄧中齊先生諱鉉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鵝鴨詩有曰
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牀馳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音多。肉飛不起可奈
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日煌煌兮疎星燒寒氣。英英兮
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不苟作
承其學者。杭人李坦之諱道坦。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龍虎山張一無字善式。其先在宋簪纓家也。四世皆以其資讓。故其家有讓堂。至一無
始入龍虎山為道士。在道派張開府幾世孫也。雖已為道士。酷喜禪學。於是入天台
山禮普應國師。咨稟參決志堅甚。眾中道衣壇簡不訝也。道家者流以其術應承尚
方與俗蓋無別而一無獨持齋素行克苦。以故其徒憎之。先是杭城開國師道場。隨
處有全參者。亦多留一無。而吳太宗師每念一無志高潔為奏文德先生降璽書以

護之留一無住京師。會吳宗師老病，繼掌其教者，惡一無。痛凌辱之一無，懼甚，遂以病卒京師。

兩浙鹽運使瞿琴軒諱霆發。下沙人內附後，以貲雄為提舉，游大滌山。山中人亦富贍。瞿至日，開宴張樂。瞿一不少答。踰數日，索轎登天目，便厚襯飯寺僧。時高峰妙禪師坐死關，須鹿盧輓籃輿，乃得上下。瞿入死關，故師語之云：「為遊山覩水來，為生死大事來。」瞿但泣涕曰：「弟子不會。」師擲竹箆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瞿欲捐田寺中，挾寺僧一人還下沙，以田若干頃歸之。歸之日，僧以田券呈師。師大怒叱令速還。瞿語之曰：「平常山中無田，苦苦也過了。今日欲得田造業耶？」僧至下沙，以券還瞿。瞿曰：「僧輩可謂無識。此等細事，何必令老僧知。」後為天目山建大覺師子院。久之，瞿老病，盡遣其婢妾，以資分與諸子女。戒勿來見我。日與道者一人，煮粥飲之，翛然而卒。若瞿者，可謂異乎常人者矣。

貴溪祝蕃遠先生，諱蕃里人陳靜明先生。於朱陸兩先生全異處，研究得其指歸。蕃遠從當屬精勇銳不徇世習，以守師說，蓋嘗以鄉舉上京邑，見黜於會試，以官至彬州路經歷。郡獄有冤，蕃遠直之。而當坐監郡，部使者不謂蕃遠直以憤鬱卒於郡士。